

家庭情感沟通系列

家庭情感沟通系列

家长内心独白
主持人心理点评
两代人心灵的桥梁

感觉 儿子

卞庆奎 主编
家长眼中的儿子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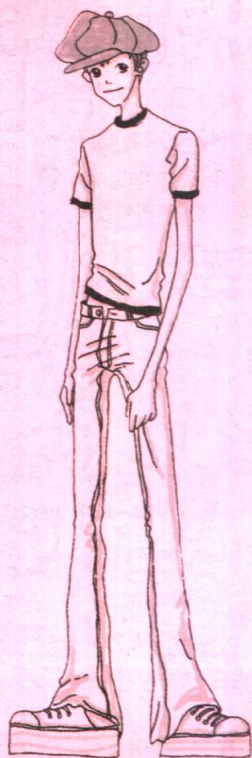
家庭情感沟通系列

卞庆奎 主编

家长眼中的儿子

感觉

儿子



家长内心独白
主持人心理点评
两代人心灵的桥梁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觉儿子: 家长眼中的儿子/卞庆奎主编.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ISBN 7-5006-4717-4

I. 感… II. 卞… III. ①家庭教育 - 通俗读物
②家庭 - 人间关系 - 通俗读物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64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84015594 发行部电话: (010)64010813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092 1/32 9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4.20 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前言

由于年龄、文化、阅历等方面的因素，父母与儿女之间在沟通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障碍，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家庭气氛的和睦，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因此，代沟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当前，关于家庭问题方面的书籍已不鲜见，可是这一切对读者来说未必就是一个福音。因为这些书不少都是千篇一律的理论说教，乍一看，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事实上，确是于事无补。因为每一个家庭所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必须具体解决。再说，那些枯燥的理论文字能否让读者看得进去，还值得怀疑。

我们一向主张“寓教于乐”。图书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再好的一本书，如果不能将读者自觉地带进文字中去，那么启迪功能又从何谈起？

我们不敢说《感觉儿子》、《感觉女儿》是最好的精神食粮，但至少可以说她能带给读者全新的感



受。

书中所有文章全部来自家长之手，这些文字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可读性强，在给读者丰富多彩的感性认识的同时，也能使读者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得到某种升华，从而使“情感沟通”落到实处，最终使家庭关系更为和睦，使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这本书是家长倾诉心声，学生了解父母的一部不可多得的通俗读物。

编者

2001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风筝飞扬	1
儿子有点“酷”	10
儿子,我们该怎么办	18
违规的儿子	24
感觉儿子	29
儿是娘的心头肉	35
儿子点亮我心中的灯	41
儿子,我的朋友	44
儿子要学刘德华	52
儿子是我的心痛	54
我怎么了	59
成长的礼物	63
送儿子上大学	67
陪儿子走过雨季	71
生命的代价	75
读不懂儿子	82
儿子的“情书”	88
本色儿子	91
儿子魂断天堂	96
感谢儿子拯救了我	102
儿子,你已长大	104
喜欢她就让她快乐	106
生日祝福	108



送什么给孩子	111
放任儿子	114
还孩子一份激情	116
孩子,请你原谅	119
又见笑容	122
妈想看你一眼	125
让儿子振作起来	128
没有放弃对你的期望	131
天下父母	134
儿子让我心醉	137
没有激情的年代	139
说不出的滋味	143
让儿子走正道	146
快乐永退	151
没想到儿子不认我	154
为了儿子,我豁出去了	160
长不大的儿子	166
做儿子的坚强后盾	171
儿子成了杀人犯	178
儿子长高了	182
儿子懂事了	185
让儿子独居	189
“背叛”的儿子	192
儿子是优秀的	196
儿子是个足球迷	199
帮儿子长大	202



儿子闹稿	206
给儿子一个微笑	210
较量	213
书缘	218
给儿子松绑	222
牵手	226
儿子的证明	229
陪着儿子长大	232
和儿子分床	236
做儿子忠实的朋友	239
听不懂孩子的话了	243
犯忌的儿子	247
儿子让我感动	251
儿子夺得世界金牌	254
后记	269

风筝飞扬

◎ 每天下班，我路过广场，常见到儿子和他的同学拖着风筝，在人群中忙忙碌碌，我的心里就阵阵发酸。我弄不明白究竟是我偏离了原来的信念，还是原来的信念偏离了我。我总觉得我们两代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鸿沟。但到哪里去寻找彼此间沟通的桥梁呢？望着广场上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我的心也随着那天空的骄子忽悠悠地上下翻飞，不知随风飘向何方。

儿子往人前一站，有人说像我，有人说像她，反正这小子是我和他妈合作的结晶，像不像只是意念上的感觉而已。

临盆那天，这小子与所有的人类一样，赤条条地来到人间，滑落床垫就挺着“小鸡鸡”仰天撒了泡尿，似乎想挑战整个世界。

见到那根“小鸡鸡”，挣扎得面孔煞白的妻子脑袋一歪，竟然晕了过去。产前检查，医生都说怀的是女儿。虽说男女都一样，但从我老爹老娘的心思来说，想的更多的是抱孙子。结婚头两年，我妻子的肚皮瘪笃笃的，邻人见到我老爹老娘免不了会问：“什么时候抱孙子呀？”

听到这话，我老爹老娘很尴尬，我妻子更是脸色煞白，咬着嘴唇抬不起头来。听说喜欢吃肉的会生儿子，从不吃肥肉的她一顿能吃半碗红烧肉。在那些挺着大肚子的日子里，我妻子手抚肚皮，常常整天整夜





寻思,尽管结婚前我们寻找过不少参考资料,但究竟怎样才能把握生男生女的诀窍,一时不得要领。这种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测算,全凭一时的偶然,何况计划生育是国策,生儿生女反正只有一次选择机会。其实我倒无所谓,最急的是我老爹老娘。我妻子知道老一辈人的心思,怀上了孩子的同时也怀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直到我那宝贝儿子挺着“小鸡鸡”仰天撒了泡尿,才算冲走了他妈心头压着的石头。

当时,我们居住在乡下的老宅,几间砖木结构的平房,还是祖上的小砖窑烧出的青砖平瓦垒起来的,年代久远,瓦楞长满了青苔,摇曳着小草。屋后有一方青青的竹园,宅沟沿长着芦苇与桃树,场院里的土地大多种瓜果蔬菜,一年四季的吃菜就地取用。

宅与宅之间隔着一丈开外的深沟,邻里之间往来都须从联接场心的桥头进出。南北的邻居,一般相隔 500 多米,苏北农村称为“南埭”“北埭”。

这种封闭性的格局,使孩子的活动空间很小,儿子刚学走路的时候,我老娘拆掉一只我儿时挑羊草的茅竹篮,做成一个圆圆的篮箍。从此,我那儿子整天捧着个竹箍在场头转啊滚的嬉戏追逐,玩得很开心。有一天,找遍了东西两宅,“南埭”“北埭”,儿子却踪影全无。后来才发现深沟里有一撮小毛头一抛一抛的,我儿子滚篮箍追到了深沟里,淹在水底还捏着那玩意儿瞎扑腾。水淋淋地抱出池塘,小家伙的肚子像扣了只小铁锅,好在眼珠还滴溜溜地转动。

妻子当时就吓得晕了过去。我老爹却对孙子很满意。他认为“挺挺”不怕死,认准的道儿会走到底,



将来是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在我们乡下看来，是否有出息的标准在于能否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虽然务农也是工作，但务农没人发工资，所以不能算工作。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是靠推荐的，幸运儿只能是少数。我们生产队有3个同学，只有大队书记的女儿被推荐上了，我们只好“修地球”。因此，很羡慕那些拿工资的人。

寻门路，找工作，几乎成了我们这代人安身立命的头等大事。我老爸以前倒是有工作的，1963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自己原来的工作都保不住，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工作。常听老爸老妈遇见工作上的人就恳求人家：“让我儿子倒倒开水扫扫地，当个看门的也行。”

听我老爸说，他解放前的工作是资本家安排的，而我老爸的老爸实实在在一辈子啃黄土地，既没被人安排过，也没有安排过人。到了我这一辈，老爸不惜让儿子去扫地，泡开水，或当看门的，只求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

以后恢复了高考，我才得以跳出农门，找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终于圆了老爸多年的梦想。当时我妻子是乡办的棉纺厂的工人（现在这些厂都瘫痪了），每月只能拿14元工资，也算是有一份很荣耀的工作。由于工作的缘故，后来我们搬进了县城，儿子随我们离开了老宅，成了城里的一名普通的学生。

每天晚饭后，儿子照例去做家庭作业。这时候，是我妻子最神气的时候，似乎她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女人，整幢大楼里，常常能听到她训导孩子做习题的噪音。而我自从教导儿子把7加8乘3的答案说错以后，从此就失去教育儿子的资格。

但我妻子也没能神气多久，儿子带回来的题目越来越深，用我们当年学过的那点儿知识已经无法应付，只能说一些学习要用心之类的废话。

每当这时候，儿子对我们的唠叨似听非听，不知他小脑壳里想什么。直到有一天，从儿子的书包里搜出了一大叠崭新的信封，我们才发觉儿子的确不像我和他妈。

这小子得悉老师布置他们每人写一封家信，就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凑钱买一批信封，转手以双倍的价格在班上出售，竟然赚了一笔小钱。他说从学校到邮局乘车5毛钱，往返就是1元钱，现在1毛钱买的信封，2毛钱卖给同学，实际上还为他们每人省了8毛钱呢。

小小年纪，居然会做生意，委实始料不及。星期天，他领着小伙伴到铸铁厂煤碴堆里拾废铁卖，一天下来给每位小伙伴发了16元钱，更使我们吃了一惊。

吃晚饭的时候，他妈忍不住说：“挺挺，我家又不缺钱，你的心思要用于学习上，谁稀罕你挣几个小钱。”

“小钱？”儿子的眼睛睁大了，“你们不是常说滴水成河，粒米成箩么！”

儿子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只五彩的铁皮“节约箱”，像一座小屋，屋顶的烟囱里常有铅角子硬币塞



进去。爷爷、奶奶、小姑他们，常常会把找零的铅角子送我儿子，说：“挺挺，给角子要吗？”

这小子就会一蹦一跳地奔过来，毫不客气地将铅角子抓在手里，一枚一枚塞进铁皮小屋。日积月累，沉甸甸的“节约箱”很有斤两了。我那儿子就会用小钥匙打开屋底的暗锁，让铅角子们哗哗地奔泻而出。

这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成了助手。按面值分类，桌面上竖起了一根根粗细不一的“银柱子”。然后，用牛皮纸，将那些“银柱子”卷成圆筒，摆进“挺挺”专用的木板箱。有一天，儿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爸爸，我已积攒了486元2毛钱。”

“呵，还不少呢。”我夸奖儿子，说，“这笔钱，按你妈当年14元的月工资，得让她干好几个年头呢！”

儿子说：“工资太低了，咋不跳槽？”

“你不懂。”我说，“找一份工作难哪！”

儿子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声说：“奴性，奴性！”

也许，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从小对金钱很看重。现在弄得灰头土脸的，成了混迹在煤碴堆里的拓荒者。

“挣钱不好么？”儿子的眼睛一翻一翻的，“满世界的天空里都飘舞着钱，我试试能不能抓住。”

我望见妻子的面孔急得煞白。想不到金钱对孩子产生了这么大的诱惑。我说：“挣钱是我们大人的事，你现在考虑多了会影响了学业，考不上名牌大学，怎么能找份好工作拿工资呢？”



“我不想到哪儿领几个可怜的工资。”想不到我那小子出语惊人,“我想长大了,给别人发工资。”

望着他稚气未退的国字脸,我忽然对自己的儿子感到陌生了,人家都说儿子的额角、眼睛像我,嘴巴像他妈,此刻我却感到儿子既不像我,又不像他妈。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我辈童年时代的影子。

记得像儿子那么大时,逢年过节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家里会给我们新衣新鞋,打扮得鲜鲜亮亮地跑出去很神气。而我儿子却对穿衣打扮全不在意,还不愿穿皮鞋。他妈领他进服装店,这小子眼光从不向名牌服饰上瞅;征求意见,总是那句老话:“随便”。只是在思想观念上,常常与我们针锋相对,争来论去地不肯随便。因此,我家里常常像开辩论会,没大没小地争得面红耳赤,只有老爸老妈在场的日子里,气氛才缓和一点儿。

我老爸前几年在上海的原单位办到了退养手续,每月能拿几百元的生活费。农闲的日子,老爸老妈会进城来住几天,那是我儿子最开心的时候。这次进城来,我老爸用后竹园的竹子给小孙子糊了只风筝,爷孙俩常到市中心的广场上放风筝。我小妹在橡胶厂下岗后常常嘀咕工资拿7折,听到她诉苦,挺挺插嘴说:“小姑妈,你想不想挣钱?”

“下岗了,到哪儿去挣钱?”

我儿子说:“跟爷爷到广场上去放风筝。”

“我可没有这份闲心思。”

我小妹见过他们爷孙俩放风筝,只是觉得好玩。当时经过广场路上的行人,常常会驻足打量这一老



一少，望望天空的风筝，再接着行走。有些小孩牵着大人的手，逗留的时间长一些。“挺挺”对他小姑说：“我设计几只变形金刚风筝，肯定会成为抢手货。”

我老爸当真从乡下拖来一捆竹子，劈开，做成细软的篾片。我老妈负责涂浆糊，我小妹按“挺挺”设计的图案描彩色，制作了几只“蓝精灵”、“恐龙舰队”等系列风筝，到广场上一试放，买的人还真不少。

他们老少几个还嘀嘀咕咕地想成立一个“挺挺”风筝公司，反正事隔不久我老爸、老妈、小妹成了广场上放风筝的专业户，他们按月向我儿子上交 20% 的利润，分毫不差地存入他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上高一了，儿子对“节约箱”失去了兴趣，那座五彩的小屋被扔在车库的角落，成了一道没落的风景。当年在他床头摆彩色铁皮小屋的地方，现在换成了一台 586 电脑，放学回家，儿子就坐在电脑前敲键盘，说是搞程序设计。

这玩意儿是他靠原始积累自我武装起来的，又没见他到哪里去学过，使用起来却得心应手，什么北京、纽约、莫斯科之类的地方在“英特网”上随便点，看得我和他妈眼花缭乱。生存的空间，仅仅因为有了那台神奇的电脑，使我家伸出窗口的电话线，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也许世面见得多了，我儿子常常会抛出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弄得我瞠目结舌。他问：“爸爸，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有片面性？”

这一经典理论，我们在中学里也学过，属必须掌握的政治常识。听口气，儿子似乎对老祖宗的理论产



生了疑问。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斥责他：“不允许有这样的胡思乱想，要防止政治上出问题。”

“比如我是资本家，”儿子硬着脖子不服气，“雇用了工人，就得给人家发工资；倘若经营不善，雇用了人家并不一定会赚到剩余价值。不是有些资本家，常常因亏损而急得跳楼自杀吗？哪有你们这些端着铁饭碗的人活得潇洒自在！”

乖乖，他的小脑瓜里居然冒出了想当资本家的念头！怪不得他说不想当领工资的人，而要自己给别人发工资。联想到有几次我因公“陪酒”回家晚了，儿子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闻着我满身的酒气说：“爸，你喝的准是出钱的老酒！”

以酒会友，似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习俗。“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能不喝么。有时为了撑场面，感情深，还要一口吞，即使喝敌敌畏农药也要干个杯底朝天。我对儿子说：“你以为我要喝？我不喝，行吗？实话告诉你，你老爸不怕廉政，就怕连顿。”

儿子居然像个小大人似地叹口气说：“怪不得朱总理说国家的钱都被你们吃光了！”

想想也对。像我们单位，副局长已经排到第七位。大家上班摸一张报纸，捧一杯茶，对坐着慢慢闲聊。不是不想干，而是无法干。办事都要钱。有时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住，能干啥？原定每月10号发工资，现在推迟十天半月的是常事，我们这些执行者并不急，反正工资不能少一分；最急的要数那些撑伞的一把手，而像我儿子算啥角色，跟着瞎嚷嚷。他告诉我：“爸爸，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学生交不起学费不来



上学了。”

这些事司空见惯。我们给“希望工程”捐了好几次款。想不到儿子成立“挺挺风筝公司”，不仅是以后想给别人发工资的预演，而且也是为同学解决学业上的燃眉之急。他在微机上打出了一批优惠卡，签上大名发给班上生活困难的同学，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推销爷爷、奶奶、小姑他们制作的风筝，赚得几个小钱维持学业。

每天下班，我路过广场，常见到儿子和他的同学拖着风筝，在人群中忙忙碌碌，我的心里就阵阵发酸。我弄不明白究竟是我偏离了原来的信念，还是原来的信念偏离了我。我总觉得我们两代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鸿沟。但到哪里去寻找彼此间沟通的桥梁呢？望着广场上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我的心也随着那天空的骄子忽忽悠悠地上下翻飞，不知将随风飘向何方。

（施伯冲，男，作家）

聊天室

儿子越长越大，而且思想也越来越新锐，让多少自以为还不错的父亲感到新奇和震惊。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的时代必然会超过他的父辈，这是不变的历史规律。在诧异之余，父母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